四書經注集證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朱熹集註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

家語弟子解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史記正義公冶長能解禽語故繫縲絏皇侃論語義疏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嫗往看即其兒已死嫗告村司村司問從何得知嫗曰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冶長于獄六十日有

雀緣獄柵上相呼冶長含笑吏啓主主教問冶長冶長曰雀鳴嘖嘖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往啄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　按公冶長孔安國註云姓公冶名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皇侃疏以冶長爲名朱子從孔註

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

類篇纍或作縲正韻紲或作絏漢書賈誼傳束縛之繫紲之師古曰紲以長繩繫之也司馬遷傳幽于纍紲師古曰纍繫也紲長繩也　按集韻縲大索也或云黑索何晏論語註絏攣也朱子因之與師古說異又說文攣係也易中孚有孚攣如疏相牽繫不絕之名也

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家語曲禮篇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按禮檀弓亦載此事

南容孔子弟子

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史記孔子世家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家語弟子解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弟子行獨居思仁公言言義𠕋禮子貢問南容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衞後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左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

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禮檀弓鄭注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左傳杜注說南宮敬叔孔正義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縚　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顏注于南容曰南宮縚于南宮敬叔曰南宮适後儒因此起難紛

紛致辨不知集註自本註疏之舊也

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

家語弟子解子賤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
子大之說苑子賤爲單父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
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
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將行過于陽
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
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
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
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僕于道子賤曰
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
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黃氏日抄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
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
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
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武也乃命有司無得擅
微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家語屈節竊齊攻魯父老請
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說
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
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
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
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于
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
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

所治者邑也又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學不得明所亡者一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親戚益疏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以朋友益疏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子賤曰自我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所得者一也俸祿雖少被及親戚是以親戚益篤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兼以弔死問疾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聖門通考子賤後爲魯使吳卒于道漢書藝文志儒家宓子十六篇

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

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禮明堂位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周禮考工記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三禮圖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鄭註方曰簠圓曰簋　按明堂位云夏璉殷瑚而包咸鄭元等註論語皆云夏瑚殷璉朱子因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家語弟子解仲弓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弟子行篇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刑政篇仲弓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

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

〔小學嘉言篇〕陳忠肅公曰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

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家語弟子解〕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孰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通考〕墨子刺其刑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所致何傷于德哉〔韓非子〕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書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

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

〔論語注〕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爾雅釋言〕舫泭也〔郭註〕水中簰筏〔方言〕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泭桴栰筏音義同〔說文〕筏海中大船〔海篇〕編竹渡水曰筏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

按周禮春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與小司徒法合此所謂以田賦而出兵者也四書名物考隱公四年左傳敝邑

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

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

〔左傳〕襄公八年楚伐鄭鄭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子產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

〔釋名〕邑猶俋邑人聚會之稱也〔疏〕千室之邑卿大夫采地有一同民有千室者也

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潮音

按說文宰官名玉篇治也皆謂主也周禮地官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又如季氏使閔子爲費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所謂邑長之宰也詩小雅諸宰君婦禮曲禮有宰食力又如仲弓子路冉有皆爲季氏宰所謂家臣之宰也邑長見檀弓以我爲邑長於斯也家臣見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家語弟子解子華閑於賓主之儀弟子行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尸子仲尼儀服不修則以公西華侍曰吾以自厲也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禮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音皮襍也後書後而有於見此帶畫綠之也諸侯素帶終辟但不朱

裏餘與天子同大夫素帶辟垂縱緣其兩旁及垂下之紳士
練帶率下辟率音律言單用之而緶緝其兩邊也下辟者署
及兩旁俱不緣惟緣其紳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
組三寸并並也紐帶之交結也天子至弟子其紐約之物並
以組爲之廣則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
五寸欲便趨走故短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人胥
以下率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二分故長三尺紳韠結三
齊結即組也皆長三尺大夫大帶四寸言其廣雜帶君朱綠
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言其精密
肆束及帶士肆作肄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勤者
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大戴禮黃帝黼黻衣大帶註古者有
大帶有革帶大帶束衣革帶繫韍佩之類身章撮要署帶革
爲之古鞶帶也亦名鞶革自乘輿及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
及騶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署帶按此是便服之帶非公
服之大
帶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爾雅釋宮〕牆謂之墉亦謂之垣〔釋名〕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淮南子〕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此其始也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

〔爾雅釋宮〕鏝謂之杇〔郭註〕泥塗也〔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漢書顏注〕杇所以泥飾牆也

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禮表記〕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

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易乾卦象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

申棖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績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闕里文獻考鄭康成陸德明王應麟夏洪基皆以爲兩人唐開元宋大中祥符閒皆以爲一人朱彝尊曰作兩人者是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

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

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

世本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春秋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十一年初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禮祭統衛孔悝鼎銘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卿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

問爲文者

汲冢周書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又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白虎通謚篇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

蘇氏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晉語注鄭穆公孫公子發之子左傳襄公八年鄭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師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 即公子發 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十年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盜衆盡死又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從之衆而後定十九年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人殺之而分其室立子產爲卿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率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執事實重圖之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宜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數俘而出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陳我周之自出桓公之亂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天誘其衷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

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乃受之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行之行無越思如農夫之有畔其過鮮矣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又印堇父與皇頡成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役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又楚子為許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送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為會于宋欲以弭兵既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惰以爲已心將得死乎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毋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敎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駟良方爭未知所成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禍至無日矣又伯有嗜酒子皙伐之伯有奔許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敝伯有氏之死者而遂行子皮止之子產入伯有伐舊北門駟帶牽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殯而葬諸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慾乃止又子皮授子產攻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又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路與之邑子

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何愛于邑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
伯石為卿辭太史退乃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
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又子產使都鄙有章
國都及邊鄙車服分尊卑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
有封洫封疆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使五家相保大人之
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
之而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從政一年輿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
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
侯使士文伯讓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
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
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
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
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
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又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又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願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曰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使女擇焉適子南氏子皙怒欲殺子南而取其妻子南以戈擊之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

戮有罪罪在楚也乃執而數其罪放之于吳又鄭為游楚亂故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私盟于薰隧公孫黑强與于盟子產弗討又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又楚

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是年冬圍果弒郟敖自立殺伯州犂黑肱奔鄭又楚靈王即圍也即位游吉如楚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汏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二年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曰痹從鄭衛公在楚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又楚子合諸侯于申使問禮于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其善相小國楚子示

諸侯修橔舉諫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又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六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以責之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七年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伯有爲厲子產立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不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又罕朔殺罕魋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

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敬也使從嬖大夫十年晉平公卒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其我之謂矣十一年楚師在蔡晉會于厥憖以謀救蔡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是年冬楚滅蔡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下棺也道直故早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我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又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令諸侯日中造于除于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

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適縣閒及事畢富子諫曰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執政之嗣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宜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宜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吾子何愛于一環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

求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
也亦弗為也敢私布之宣子乃辭玉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
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子以
拜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
八年五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晉人新
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
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
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焮
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
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又為火故大為
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
叔之廟在道南子產朝過之使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
兵登陴晉之邊吏讓之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
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啟貪人

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十九年鄭駟偃卒其子絲弱幼也父兄立子瑕偃之叔駟乞也晉人使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喪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我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又鄭大水龍鬬于洧淵國人請禜之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詳下章文仲本傳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左傳襄公十八年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二十二年初晉欒盈得罪奔楚晉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欒盈自楚奔齊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莊公弗聽晏子曰禍將作矣二十五年崔杼弒公晏子聞難往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亡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得亡之將用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杵曰而相
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
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二
十八年及慶封敗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
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二十九年吳季札聘于齊謂晏子曰子速納邑
與政乃免于難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
高之難昭公二年齊侯使晏子請繼室于晉晉人許之初景
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
諸爽塏者對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
市識貴賤乎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
景公爲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
毀之而爲里宅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年齊欒高氏與陳鮑氏有隙相攻
遂伐虎門晏子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
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
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
據齊款曰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固史嚚公告晏子晏子對

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萬人之詛君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又田于沛既還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若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乃止又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

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善也〔說苑〕晏子使楚晏子短楚為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乎何使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臣最不肖故宜使楚也〔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久之石父請絕曰吾聞士詘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中也于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相將薦其御為大夫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禮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檀弓〕一狐裘三十年〔說苑〕晏子病將卒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　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世本〕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彄字子臧因以為氏〔家語〕冉求曰臧文仲知魯之政立言

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妄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文仲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國語〕魯饑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左傳〕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使來告

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國語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以故班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從之獲地于諸侯爲多反旣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于僖公曰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臣問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公說行玉十二瑴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諸侯一等衛侯聞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又夏父弗忌爲宗伯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五年楚滅六滅蓼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按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設關譏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蒲爲席以販民刑得蔡國君之守龜于蔡地長尺有二寸遂築藏龜之室刻山于節畫藻于梲極其侈麗有海鳥名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穆叔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先大夫臧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

居猶藏也蔡大龜也

漢書如淳注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注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昭公二十三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家語好生篇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此節文仲居蔡之事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所不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禮禮器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

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

禮明堂位山節藻梲鄭注山節刻欂櫨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孔疏欂櫨今之斗栱侏儒柱梁上短柱也鄭氏曰邊楣謂之節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刻畫山藻之理廣雅楹謂之柱爾雅釋宮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栭謂之楶郭璞注梲侏儒柱楶即櫨皆謂斗栱也詩召南于以采藻陸璣疏藻生水底有二

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埤雅）沉者曰蘋浮者曰藻藻蘋類也

蓋爲藏龜之室

（周禮春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宋史道學傳）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屏居終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恐失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著書說正蒙西銘嘉定十二年賜謚明公淳

熙元年封郈伯從祀孔子廟庭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

左傳正義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爲宰楚仍别有大宰之官名上卿爲令尹者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學林廣韻上聲穀乃后切乳也去聲穀奴豆切乳也而入聲穀字無音奴口反者左氏多假借用字亦或變篆爲隸時變作穀字也于義當作穀字玉篇䖘䖘虎也左氏用於菟字蓋亦假借耳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

孔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
尹子文〔國策〕楚成王立子文代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鬬般之
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
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舉將以靖國而
量力以制敵薄惠以撫下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于社
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于薄
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還他恤〔說苑〕子文之族有干法
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
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
撓剛而不折令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于
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我生不以義理不若以義而死
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于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
室曰寡人幼小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其子
文使及內政〔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
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二
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
文子文飲之酒〔國語〕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
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
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
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
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子越爲令尹乃亂攻王師于漳澨楚子乃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黄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按此與子張所稱符合但以爲叔敖事恐記聞之誤仁山金氏曰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臣

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傳政子玉之後子文又終爲令尹也三仕三已別無可考豈子玉呂臣子上之閒子文以太宰執政而代之歟

按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我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于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蔿賈曰子之傳政于子玉以靖國也靖之內而敗之外所獲幾何此亦舊政告新之證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

〔廣韻〕崔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左傳〕杼事齊惠公有寵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靈公八年

使杼爲大夫慶克佐之初公廢太子光及公疾崔杼微逆光
而立之是爲莊公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將伐晉
崔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
君其圖之弗聽六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
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
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
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
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
冠乎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
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
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
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
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
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
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崔子立景公而相之側莊公
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初崔
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

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立宗主成與彊怒殺二
子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使人求駕不得使圉
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予猶可遂見慶封慶封
曰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
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東郭
姜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

齊君莊公名光

左傳魯襄公十年光爲太子高厚相之以會諸侯于鍾離不
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衞而皆不敬
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秋諸侯伐鄭崔杼使光先至于師故
長滕侯十九年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
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
以爲太子夙沙衞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二十一年莊
公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冬會于商任莊公不敬
叔向曰君必不免二十三年秋莊公伐衞遂伐晉取朝歌爲
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
陰之役乃還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二十四年莊公既

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秋公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

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

史記田世家敬仲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將伐晉陳文子見崔子曰將如君何崔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公卒伐晉二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二十八年齊景公與諸侯朝于晉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慶氏之亂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將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亂作公懼陳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十乘四十匹也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于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乘邑之大可知

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淸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淸而不許其仁

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

按春秋傳魯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子文為令尹至魯僖公二十三年使子玉為令尹則子文相楚凡二十八年當魯莊公之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卽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于文王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此僭王之事魯僖公元年楚伐鄭鄭卽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一年楚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楚人伐徐敗之于婁林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襄公為盂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明年又敗宋師于泓二十三年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此猾夏之事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

按莊公之弒太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又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傳獨不載文子事其後三年崔氏內亂慶封攻崔氏盡俘其家杼縊而死傳又不言陳子至明年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收殯莊公尸崔子于市焉是失正君討賊之罪又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

之兵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則文子自出奔及復反止二年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

文子季友之孫左傳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秋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冬公請平于晉還鄭伯宴公於棐子家賦鴻雁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十五年秋齊人侵魯西鄙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於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

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於是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襄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戰於鞌齊師敗績秋七月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止六年文子以韋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

也七年春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於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六年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

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郤犫盟於扈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斯語解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見祿去公室章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

〔世族譜〕莊子速之子〔左傳〕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反國僖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晉與楚戰于城濮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

此要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
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
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
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
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瑕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魯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乃釋衛侯衛侯
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
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
死冶廑辭卿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
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
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魯文公四年衛侯
使甯武子聘于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
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
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
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

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
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按左傳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二十六年郎
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則莊子嘗逮事成
公矣至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乃成公郎
位之三年也故四書傳考云武子未嘗事文公陳抱冲亦曰
有道無道總指成公時有道在前論也無道自失國以後論
也然陸稼書先生云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
斯言可群後人之疑矣衛文公名燬左傳魯閔公二年初惠
公之郎位也少昭伯烝于宣姜生戴公文公爲衛之多
難也先適齊及狄滅衛國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是年戴公卒
文公立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
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僖公四
文公從齊桓公侵蔡伐楚五年從齊桓公會首止六年又從
齊桓公伐鄭圍新城八年從齊桓公盟于洮九年從齊桓公
會葵丘十二年從齊桓公會于鹹十五年從齊桓公盟于牡
丘十六年冬又從齊桓公會于淮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
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
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二十年從宋襄公伐鄭二
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出亡過衛文公不禮焉二十五年伐邢

滅之夏四月卒衛成公名鄭文公子魯僖公二十五年卽位左傳是年冬與魯侯及莒子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二十六年齊伐魯衛伐齊以救魯洮之盟故也二十八年春晉伐衛成公奔楚尋自楚歸衛冬晉執成公歸之京師三十年成公復國三十一年秋圍衛遷于帝丘魯宣公九年卒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詳微子章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按此與萬章所引不同說見盡心

此孔子周流四方易繫詞周流六虛荀子周流四海曾不崇日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索隱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伯叔又其少長之序路史怡夷姓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爲墨胎成湯之世析封離支是爲孤竹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師古曰即微生高也（戰國策）與女子期梁下而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酷也

（釋名）醢多汁者曰醯（食品須知）醯酸味亦曰酷釀米精爲之也食品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柔之者也（周禮天官）醯人掌共醯物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左傳昭公十四年）己惡而掠美爲昏市恩不得爲直也

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唐書儒學傳〕啖助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者〔論語類考〕按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太史先程云自班馬以來皆謂左丘明即傳春秋撰國語者故孔安國注論語以爲魯太史也或謂傳春秋者非左丘明乃楚之左史倚相時應所又以左丘明爲左史倚相之後杜預左傳序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然孔子稱左丘明之所恥曰丘亦恥之則左丘明當是孔子之先輩今左傳序事丁孔子既沒之後至于韓趙魏滅知伯之時則傳春秋者似非左丘明矣左丘氏明名故史記或稱左丘然自漢以來率稱左氏而杜預乃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鄭樵氏族志亦云左姓丘明名宋封爲巾都伯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見述而章）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

說文裘皮衣也國語隕霜而冬裘具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身章撮要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有功裘有褻裘大裘黑羔爲之示質也黼裘雜黑與狐白爲之黼文也良裘以鳥獸毴毛爲之功裘以狐青麑虎狼犬羊等皮爲之

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易繫辭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賈誼鵩鳥賦為鑪兮造化為工）天地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廣雅羈䩭勒也靮謂之韁廣韻羈馬絡也又馬絆也集韻靮韁也禮檀弓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

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荀子〕焉過十室之邑必下

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朱子答問〕註疏之讀不成文理　按註疏音焉如焉讀屬下文故朱子改焉爲如字且屬上句也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易繫辭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禮郊特牲君之南面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言仲弓寛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又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我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山木篇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跡于衛窮于齊楚圍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國名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史記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歸于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家語後序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旣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聞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屬文下辭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敘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有優劣使然也按今所傳家語凡十卷共四十四篇世稱王肅本云說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

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馬牛故仲弓曰太簡【纂箋】按家語無其文集註誤也同人道於牛馬句亦非孔子所識

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疏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

按甲十干之首始也乙十干之次屈也昔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榦相配以名日後人或借以分別人物次第如漢世制科有甲科乙科丙科之目法律則有令甲令乙令丙之篇師古曰猶言第一第二也故集註亦借以分別所怒猶云怒于此人者不移於彼人耳

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家語〕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問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

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亡　按論衡此說本不可信今姑錄之以爲顏子早夭之證

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易繫辭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見孟子萬章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韻會妍美好也方言自關以西謂好曰妍陸機文賦妍媸好惡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禮〕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周子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禮〕禮運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舍禮何以治之〔四〕書通陳氏曰喜愛欲三字有淺深喜方

見于顏色愛則心中好之欲則貪意直注于彼必欲取將來矣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按自或曰至此伊川先生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胡安定爲國子直講試諸生得先生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

說文粟禾子也嘉穀之實也粟之言續也江東呼為粢爾雅翼古以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殼之最細而圓者為粟或云粟即稷也春秋說題辭粟五變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實謂之粟四變而米五變而蒸飯可食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

斛

考工記桌氏攺煎金錫為鬴釜同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陶人為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或云陶人之庾是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儀禮聘禮十斗為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類考鄭注江淮之閒量名有為籔者古文籔今文逾也又集韻作匬注云匬器受十六斗是庾也籔也逾也匬也乃字書之轉其義一也孔鮒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半升掬四謂之豆四升豆四謂之區一斗四升區四謂之釜六斗四升釜二有半謂之籔一斛六斗籔二有半謂之缶四斛缶二謂之鍾八斛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

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家語弟子解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揉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于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

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

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詳里仁章）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按此兼鄉遂言之鄰里為遂之起數鄉黨則鄉之盈數也）

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

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

〔廣韻〕犂牛駁又或作䊍〔正韻〕黑而黃也〔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按毛者色之純也尨雜也即所謂犂也祭祀之牲貴純而賤雜

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

〔書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禮檀弓〕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騂

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春秋〕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沉祭山陵川澤 按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射見春官典瑞疏璋邸本也射剡也瑞有邸而剡其上也其服用毳冕見春官司服其樂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見春官大司樂其器用蜃見春官鬯人

仲弓父賤而行惡

〔家語〕仲弓生于不肖之父〔史記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

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瞍（詳萬章）為父而有舜以鯀（詳萬章）為父而有禹（詳下）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

（漢書樊酈傳贊）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字書）類善也（左傳）魯申繻論命名之義曰取於父為類則所云世類者乃父子同善之意

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

揚子法言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顔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家語弟子解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史記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說苑閔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衣以綿絮閔子爲父御車體寒失轡父責之損不自理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後母感悔亦成賢母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韓詩外傳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對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家語閔子居親三年喪畢見夫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君子也論語類考家語記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孔子告以德法御民之語傳記漢儒所增不可盡信多類此

費季氏邑

按左傳魯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七年季孫宿嗣文子爲政季氏漸强將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襲魯公入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元和郡縣志費古費國也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後爲魯季氏之邑論語類考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禽也或云魯懿公子大夫郕伯之邑僖公以賜季友取爲私邑故去邑爲費耳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四書釋地曾氏曰汶有青州之汶有徐州之汶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瑯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丘入維者别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元和郡縣志兖州乾封縣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理南去縣三里又有北汶贏汶柴汶牟汶咨汶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汶按今縣界凡有五汶皆源别而流同也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

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

〔家語〕冉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我以六子自厲也〔通考〕孔子爲魯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

有疾先儒以爲癩也

〔論衡刺孟篇〕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淮南子精神訓〕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季路菹于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韻會〕癘亦作厲又作癩

牖南牖也

〔說文〕牖以木爲交窻也徐氏曰但穿明則爲窻牖者迥以木爲交欞也古者一室一戶一牖又曰在牆曰牖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

〔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鄭註〕外內埽爲賓客來問病也東首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孔疏〕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

而視之[儀禮士喪禮]堂中北牆謂之墉[仁山金氏]曰牖當作墉蓋室中北墉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雖壁閒西北角有小闈總名扉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

[四書考信]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父道濟娶程珦女仲良呼二程爲舅氏從之游人欲館仲良者仲良見其家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即去之米子稱其學淸白勁正

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詩傳〕巷里塗也〔太平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城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

簞竹器

〔禮書〕簞笥飯器也圓曰簞方曰笥皆竹器雖方圓有異而共爲一物舉其類也

食飯也瓢瓠也

〔本草〕瓠之小者曰瓢〔周禮春官〕鬯人禜門用瓢〔齊詩〕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爾雅翼〕瓠匏之甘者詩甘瓠纍之然與匏不異但當以大小長短甘苦爲閒耳〔類考〕全用匏而窽其蔕者爲瓠剖匏而用其半者爲瓢

顏子之貧如此

〔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何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

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詩邶風終窶且貧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宋史道學傳〕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晚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嘉定十三年賜謚元公淳祐元年封汝

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

〔周禮天官〕太宰儒以道得民〔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弓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

〔隋區宇圖〕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四書考〕按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爲南武城明矣〔日知錄〕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正義云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縣名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而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子羽傳次曾子但曰武城省文耳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可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家語弟子解〕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爲名仕魯爲大夫〔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史記弟子列傳〕子羽狀貌甚惡夫子以爲材薄按家語以爲子羽有君子之姿史記以爲形惡兩者相反未知孰是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博物志〕滅明齋

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乃左操璧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恡意又曰子羽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家語〕弟子行〔篇〕責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行於已是滅明之行也

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廣雅〕徑斜道也〔釋名〕小路也〔禮祭義〕道而不徑〔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與國中之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鄭康成註謂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又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各掌其閭之

徵令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

史記甘茂傳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苟賤不廉聞於世

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左傳杜注）孟氏族也字反（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相與友詳子牢琴張傳

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

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司馬法謀帥篇）前驅啟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即大殿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諸侯會齊師于平陰齊師遁逃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齊伐衛衛大殿

策鞭也

（左傳杜注）策馬檛也（說文）鞭驅也

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爲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左傳〕桓公五年君子不欲多上人則人欲日消

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皋疾

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

左傳魯定公四年春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徵大罪也且夫祝乃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鮀私問于萇
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宏曰信蔡叔
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
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之
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
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墟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境取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皆啟以商政疆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
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
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
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于是乎殺管
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
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
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

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朝宋公子有美色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論語類考）按左傳朝有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于靈公衛太叔疾娶其女朝通于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懼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衛朝出奔晉自晉歸宋靈公復爲夫人召之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釋名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六書精蘊）室之口曰戶堂之口曰門內曰戶外曰門一扉曰戶兩扉曰門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玉篇〕史掌書之官　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世衰道微習于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禮王制〕班白者不提挈〔鄭注〕雜色曰班

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

等之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敎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

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路深不疑似有勇者漳汸而淸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此智者所以樂于水也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此仁者所以樂于山也

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易繫辭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列國興廢說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商末太公呂望起渭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二十八傳至康公卒田氏卒有齊國史記初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民輻輳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即古營丘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脩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愼哉列國興廢說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

有大勳勞于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于曲阜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於東三十五傳至頃公為楚所滅史記初伯禽封于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　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即魯所都地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為之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

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

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兵甲作內政而寄軍令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政此所謂尚功也 按史記太公自言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又曰尊賢而尚功則從簡尚功之治原本於太公

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豆矣鄭註觚當作觶賈疏禮器制度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韓詩外傳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四書輯要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今改圓足夫子所以有不觚之歎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有棱角故謂之觚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馮厚齋曰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急就章乃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作觚廣韻凡物有廉角者曰觚稜班固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

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

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釋名〕井清也象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井通也物所通用也〔世本〕伯益作井〔汲冢周書〕黃帝見百物始穿井〔通典〕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中

劉聘君曰

〔宋史隱逸傳〕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强學弱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挾元祐書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見劉安世楊時請業焉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志業行義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勉之知與檜不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皆敬慕與交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關尹子九藥篇勿以汗漫日道）之廣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

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

列女傳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夫人曰始妾以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以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于知人繹史按夫人卽南子列女傳列此于仁智而別記南子于孽嬖則此夫人蓋在南子前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

葢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註〕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

〔爾雅釋言〕矢誓也〔書盤庚〕出矢言〔詩衛風〕永矢勿諼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按崔齊崔杼也慶慶封也莊公既弑之後崔慶二人當國故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

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

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

素問痺論篇黃帝曰痺或不仁其故何也皮膚不營故爲不仁痿論篇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有漸于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

爲肉瘦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

書禹貢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即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

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即青州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按九州之名始於顓頊舜時肇十有二州葢唐虞都冀地壤最闊故分出幽并二州又分青之東北爲營州夏時復爲九州即今禹貢所載是也爾雅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葢梁山多險阻故合梁於雍青營仍復爲一州而從營之新號此殷制也周禮無梁徐而有幽并徐地隘故青兼之梁則仍合於雍冀則仍分爲幽并此周制也明齋王氏曰淮沂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之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兖州其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兖也又華陽在禹貢爲梁州之山璆鐵砮磬爲其貢而職方之豫州其山華山雍州其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也此周之九州與禹貢異也薛氏曰職方以青兖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兖州多入禹貢之青職方有冀而又有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多入禹貢之雍大抵周以夏之冀爲三以餘八州爲六勢不能如禹舊耳

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已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

己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敎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